



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介绍法轮功

【明慧网】因缘聚会,我们一行三人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走访了三个国家,所到之处不管遇到什么人或什么团体,对法轮大法都表现的非常热情和认同。很多人急切的想了解大法,还要帮助我们洪法。每天我们向不同的人讲真相或者站在大街上发资料,有缘人随处可见。让我们与大家分享此行的一些经历吧。

尼泊尔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机场显得破旧而凌乱。我们没有见到接我们的人,便租了一辆面包车去酒店。司机把我们带错了酒店,却在半路上介绍一位朋友上车来。身边的同修发给他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他惊喜的告诉我们,他曾经炼过法轮功,曾经有一位同修在这里教过法轮功。多巧啊,茫茫人海中我们一下飞机就遇到这位曾经的学员。他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每天给我们安排不同的人见面讲真相。尼泊尔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这里的人笃信佛教,生性善良,一讲就通,对法轮大法十分认同。当得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时,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希望我们一定要再来。

由于朋友的关系,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家非政府机构,他们邀请我们作了法轮功的介绍。当时在场的全体人员跟我们学习了五套功法,最后邀请我们与他们的代表座谈,他们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隔天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对我们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身上强大的精神力量。

随行的同修走到哪里资料就发到哪里,经常在路边就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他们那里介绍大法。这里寺庙林立,僧侣众多,打坐,冥想及修炼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信不久的将来,大法一定能在这个对神佛有虔诚信仰的国度里洪传开来。

到达巴基斯坦之前心中坎坷不安,因为都知道,由于恐怖活动,这个不幸的国家每年很多人死于非命。飞机场戒备森严,在飞机场的候机



左: 在尼泊尔介绍法轮功。

室,同修依然向候机的人发大法资料,立即就有人表示非常大的兴趣要学,还要介绍朋友来学,给我们出主意怎样使大法在巴基斯坦洪传,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我们住在一位朋友家,那里群山环抱,景色宜人,出入有车,十分方便。这里社会动荡贫困,众生得法不易。我们拜访当地多家媒体,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反应都很热情,有些媒体当时就采访我们。最后两天我们到当地一个最出名的旅游点演示功法,人们驻足观看,把我们围在中间拍照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在印度我们遇到很多流亡藏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中国逃到印度,他们中很多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几乎每个人对中共邪党认识都非常清楚,一说三退马上就同



右: 在巴基斯坦公园里介绍法轮功。

意。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苦的环境还要到这里,他们告诉我们,因为这里自由,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但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我们遇到一位闭关二十年的修炼者,送了他一本大法书,他欣然接受,当我们讲到法轮功是长功很快的高德大法时,他眼睛都发亮。还有一位年轻藏人向我们学习了五套功法并拿走很多大法真相资料,要为我们去派发这些资料。在印度的南部还有大型的洪法活动。大法在印度已经扎根并不断的洪传。

二十天的旅程转眼即过,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世上的众生都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民族,都缘系大法,未来都将被大法救度。

法轮功祛病总有效率 99.1% 晨炼成亮丽风景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北京举办过十三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在北京家喻户晓。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前,法轮功学员们的晨炼是北京城的亮丽晨景。

一九九八年十月,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对北京市五个城区的部分法轮功修炼群众进行了祛病健身功效统计学调查,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总有效率为99.1%,完全康复58.5%;体质增强80.3%;精神状况



北京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

得到改善96.5%。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显著,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设有一个集训队，是黑龙江省为数不多的设有所谓“集训队”的几所监狱之一。黑龙江省许多地区被判刑的人都要在呼兰监狱先“集训”三个月，然后再分往各地监狱。

呼兰监狱集训队对关押人员的迫害极其邪恶，用丧失人性，惨无人道来形容也不为过，这里如同人间地狱一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在这里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掉。

一、恶劣的生活环境

在呼兰监狱集训队关押的人员，初来时都被连续罚站几天，少则三天，或者更多，年轻人最后都站得腰腿酸疼，上年纪的更坚持不住，有病的、倒地的，时有发生。从各地看守所刚转到这里的人，体质都非常弱、营养不良、长期坐着导致体质差、体能低，而监狱全然不考虑。

睡的床铺正常能容纳三人，都要睡五、六甚至七人（七人以上时就一颠一倒）最多时睡九人，人只能立肩睡姿，非常拥挤，如有上厕所的，回来时位置就没了。花钱拉关系、走后门的能睡 4 人铺、再多花钱，能睡杂工单人铺。这里被褥都是十几年的旧行李，非常脏，露棉花又薄又湿。

因为人多出汗不及时晒，直接铺在木板铺上，尤其到了秋冬时节格外凉。虱子在这里到处可见，主要藏在被褥中，然后再爬窜到每一个关押人的衣服内，繁殖快，永远也抓不净，劳动车间的绳线上、坐垫上都是。咬的人每晚半夜起来抓。一种叫疥的疾病也都通过虱子传播，破坏人的皮肤和生殖器，让人奇痒，非常恐怖。来到呼兰监狱时很健康，身上无疥的人，三个月离开时最严重的有 90% 以上的人都染上了疥病，有的人处于潜伏状态，到三个月分到各监区、各监狱后才复发疥病。人人痛骂呼兰监狱集训队，指责那里是人间地狱，关押人员分到新的监狱，身上穿的衣服只能烧掉了，不然会传染给其他人。

每天上厕所都是定点的，早晨四

点半起床，早饭后、中午饭后、下午三点、晚七点收工后，几次钟点。最不讲人性的是有人大便时，两、三分钟就撵人出来，慢的骂，再慢伸手就打。有的坏肚子的单独大便也不让，拉裤子的现象时常出现。大便时给一张小条报纸或小小的一块手纸用。擦不干净有的只有偷偷用水洗，被发现也要挨骂，也不让用水洗手。可想而知这种环境多么恶劣。关押人员之间任何场合不让说话，轻者挨骂重者遭体罚挨打。穿的衣服脏的无法及时换洗。有的牙具被偷，长时间不能刷牙，牙齿损伤很重，掉牙的人很多。

吃饭也是只有三、四分钟时间，就开始吵骂。往下撵回工作台。有的稍有不满意那些管理的犯人组长便遭到一阵毒打。三个月集训下来从身体都伤害的很大。法轮功学员被殴打被超期关押半年、一年、两年的都有。其身体伤害程度更可想而知。劳动之余回监舍后都是坐在木板铺上，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如此。有的人屁股坐坏了、坐烂了、生疮化脓的随处可见。人多空气不好，衣物长时间得不到清洗，室内空气味道可想而知，冷天也得开窗通风，有的人冻的受不住关窗也要挨骂。

二、奴役劳动

监狱的关押人员每天四点半就得起床，方便后再坐等至六点下车间。早饭是喝点稀粥，一天的奴工就开始了，除了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外，中午不给休息时间，到晚上 7 点多收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天的产量能编六、七十套坐垫，加工费每套约一百元，完不成劳动额的人员，在车间受罚挨骂、被打。从上工作台开始每人的产量定额逐天增加，从第一天的三十公分到后来的一百三十公分左右，若减产了也要挨骂、挨打。

那些犯人管理者可以随便打人，都是警察默许的，打人有“许可证”的，用那种编垫子的线筋做的鞭子打人。有的人背后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血道子向外渗血。象中共宣传的恶霸一样。其中有个叫周河和冯万涛

两个组长最能打人。有的关押人员产量上不去，遭体罚后不满的警察也会助阵叫到办公室打嘴巴子，或用电棍击，反抗的干脆用手铐子把手脚镣在床上，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其余时间全都铐在床上，少则三天多则七天、十天，痛苦不堪，直到承认错误为止。来自天津的两个贩毒人员付车辉、宋凯及一个李怀风的都被这种酷刑体罚过。

劳动态度不好的人，有的干脆被罚站，长时间站着，那种疲劳滋味也可想而知，比干活还难受。

在车间吃饭时间很短，不等吃完就被赶到工作台上开始干活，慢了要挨骂。互相之间有说话的被抓到典型，要挨打体罚。

三、法轮功学员遭更加残忍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到集训队时，其迫害程度更超出想象，来的第一天就逼迫穿带严管字样的马甲，前后安排两个包夹人员，警察指使犯人管理者逼迫照抄、写悔过书之类的不炼功保证，而且说写了给宽松，让炼功，大部份人都被打过，轻伤、重伤、甚至伤残的都有，身上、腿上、腰部青紫，有的鲜红，长时间走路、上厕所都困难，有一个大学生都被犯人打残了。还有的长期不让下队达半年以上。如肇东的窦长营，被关押一年半；阿城的郭刚达八个月，还有叫朱云鹏的关押一年；还有不知名的被非法关押两年，严重的违法，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之外的更严重的迫害。

集训队主要负责人：大队长史国清（前任：张凤良）、指导员李友、副队长王猛。犯人管理者：如孙祥龙、赵立国、谭晓波等人都是打法轮功学员的凶手，打嘴巴，拳打脚踢、拧胳膊、踢腿、踹腰等手段打人，狠招无所不用，还有的用烟头烫脑门，用牙签扎手指甲盖里面，其恶毒程度令人发指。无论是犯人还是警察都是扭曲、变态的人格，他们毫无人性与良知，毫无善念、不讲道德、道理，全部都是邪恶的暴露。（文/大陆法轮功学员）